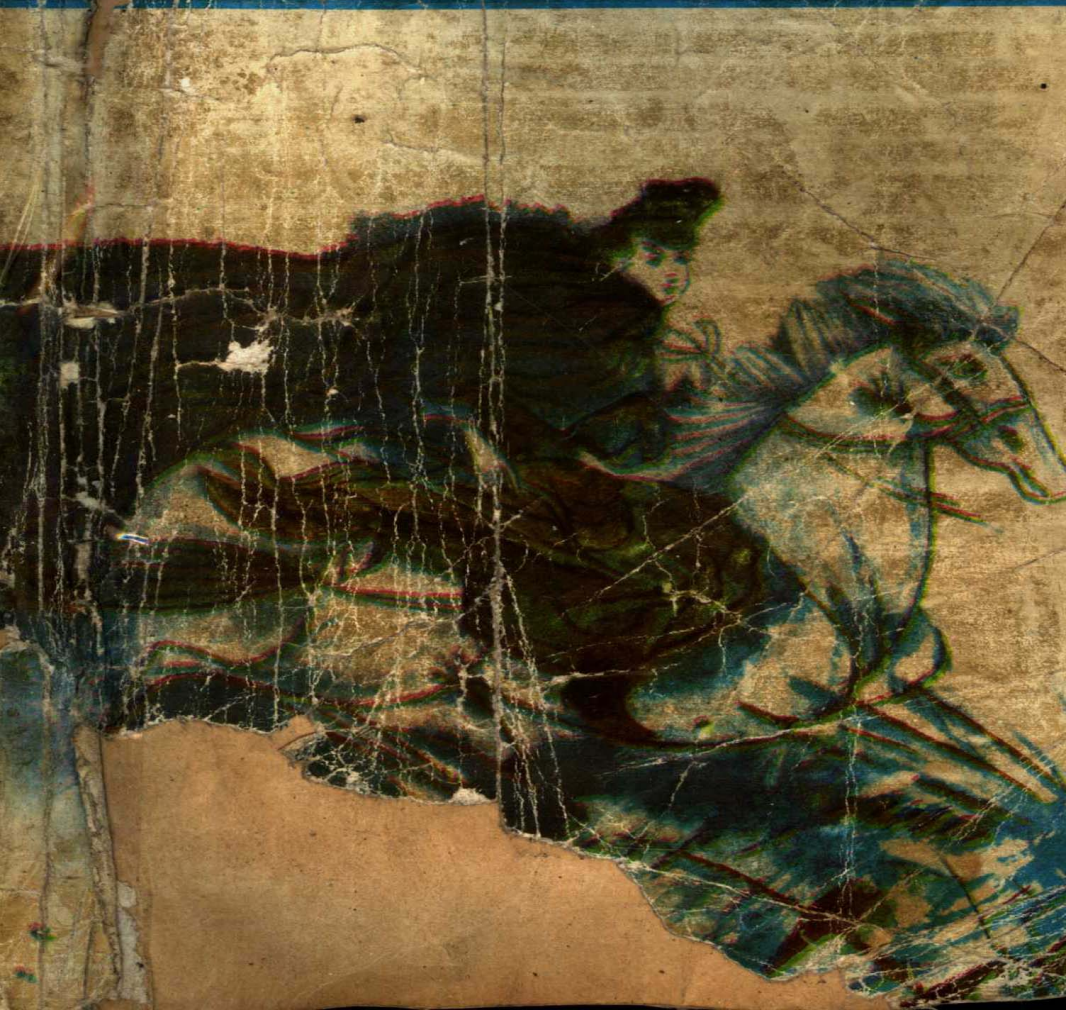


# 白马啸西风

金庸



(琼)新登字016号

责任编辑：启明

封面设计：晓华

## 白马啸西风

---

金 庸 著

海南出版公司出版

海口市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35千字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12.58

1993年11月海南第一版 1995年7月海南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15000—15200册

---

ISBN—89570—851—9 / I·59 定价：12.8

# 白马啸西风

# 目 录

白马啸西风.....	
鸳鸯刀.....	1
雪山飞狐.....	1

得得得，得得得……

得得得，得得得……

在黄沙莽莽的回疆大漠之上，尘沙飞起两丈来高，两骑一前一后的急驰而来。前面是匹高腿长身的白马，马上骑个少妇，怀中搂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。后面是匹枣红马，背上伏着的是个高瘦汉子。

那汉子左边背心上却插着一枝长箭。鲜血从他背心流到背上，又流到地下，滴入了黄沙之中。他不敢伸手拔箭，因为这箭一拔下来，就会支持不住，立时倒毙。谁不死呢？也没什么。可是谁来照料前面的娇妻幼女？在身后，凶悍的敌人正在紧紧追赶。

他胯下的枣红马奔驰了数十里地，早已筋疲力尽，在生命价的鞭打催踢之下，逼得气也喘不过来了，这时嘴边是白沫，猛地里前腿一软，魂倒在地。那汉子用力一抽，那红马一声哀嘶，抽搐了几下，便已脱力而死。那少妇得声响，回过头来，忽见红马倒毙，吃了一惊，叫道：“哥……怎……怎么啦？”那汉子皱眉摇了摇头。但见身里外尘沙飞扬，大队敌人追了下来。

那少妇圈转马来，驰到丈夫身旁，蓦然见到他背上的长背心的大滩鲜血，不禁大惊失色，险些晕了过去。那汉子也失声惊叫起来：“爹，爹，你背上有箭！”那汉子一咬牙，说道：“不碍事！”一跃而起，轻轻巧巧的从身后鞍上，他虽身受重伤，身法仍是轻捷利落。那少妇望着他，满脸关怀痛惜之情，轻声道：“大哥，你……”

双腿一挟，扯起马缰。白马四蹄翻飞，向前奔

白马虽然神骏，但不停不息的长途奔跑下来，毕竟累了，何况这时背上乘了三人。白马似乎知道这是主人的生死关头，不用催打，竟自不顾性命的奋力奔跑。

但再奔驰数里，终于渐渐的慢了下来。

后面追来的敌人一步步迫近了。一共六十三人，却带了一百九十多匹健马，只要马力稍乏，就换一匹马乘坐。那是志在必得，非追上不可。

那汉子回过头来，在滚滚黄尘之中，看到了敌人的身形，再过一阵，连面目也看得清楚了。那汉子一咬牙，说道：“虹妹，我求你一件事，你答不答应？”那少妇回头来，温柔的一笑，说道：“这一生之中，我违拗过你一次么？”那汉子道：“好，你带了秀儿逃命，保全咱两个的骨血，保全这幅高昌迷宫的地图。”说得极是坚决，便如是下命令一般。

那少妇声音发颤，说道：“大哥，把地图给了他们，咱们认输便是。你……你的身子要紧。”那汉子低头亲了亲她的左颊，声音突然变得十分温柔，说道：“我俩一起经历过无数危难，这一次或许也能逃脱。吕梁三杰不仅要地图，他们……他们还为了你。”那少妇道：“他……他总该还有几分同门之情，说不定，我能求求他们……”那汉子厉声道：“难道我夫妇还能低头向人哀求？这马负不起我们三个。快去！”提身纵起，大叫一声，摔下马来。

那少妇勒定了马，想伸手去拉，却见丈夫满脸怒容，踉跄着听得他厉声喝道：“快走！”她一向对丈夫顺从惯了的，只得拍马提缰，向前奔驰，一颗心却已如寒冰一样，不但是心，全身的血似乎都已结成了冰。

自后追到的人见那汉子落马，一齐欢呼起来：“白马奔

三倒啦！白马李三倒啦！”十余人纵马围了上去，其余四十余人继续追赶少妇。

那汉子蜷曲着卧在地下，一动也不动，似乎已经死了。一人挺起长枪，嗤的一声，在他右肩刺了进去，骨血直喷，白马李三仍是不动。领头的虬髯汉子道：“死得透了，还怕什么？快搜他身上。”两人翻身下马，去扳他身子。猛地里白光闪动，白马李三长刀回旋，擦擦两下，已将两人砍翻在地。

众人万不料到他适才是装死，连长枪刺入身子都浑然不觉，斗然间又会忽施反击，一惊之下，六七人勒马退开。虬髯大汉挥动手中雁翎刀，喝道：“李三，你当真是个硬汉！”呼的一刀向他头顶砍落。李三举刀挡架，他双肩都受了重伤，手臂无力，腾腾腾退出三步，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。十余人纵马围上，刀枪并举，劈刺下去。

白马李三一生英雄，一直到死，始终没有屈服，在最后倒下去之时，又手刃了两名强敌。

那少妇远远听得丈夫长声怒吼，当真心如刀割，“他已死了，我还活着干么？”从怀中取出一块羊毛织成的手帕，塞在女儿怀里，说道：“秀儿，你好好照料自己！”挥马鞭在白马臀上一抽，双足一撑，身已离鞍。见那白马鞍上一轻，驮着女儿如风疾驰，心中略感安慰：“此马脚力天下无双，秀儿身子又轻，这一来，他们再也追他不上了。”前面女儿的哭喊声“妈妈，妈妈”渐渐隐去，身后马蹄声却越来越远，心中默默祷祝：“老天啊老天，愿你保佑秀儿像我一般，嫁着个好丈夫，虽然一生颠沛流离，却一生快活！”

她整了整衣衫，掠好了头发，轻瞬间数十骑马先后驰

到，当先一人是吕梁三杰中老二史仲俊。

吕梁三杰是结拜兄弟。老大“神刀震关西”霍云龙，便是杀死白马李三的虬髯汉子。老二“梅花枪”史仲俊是个瘦瘦长长的汉子。老三“青囊剑”陈达海短小精悍，原是辽东马贼出身，后来却在山西落脚，和霍史两人意气相投，在山西省太谷县开设了晋威镖局。

史仲俊和白马李三的妻子上官虹原是同门师兄妹，两人自幼一起学艺。史仲俊心中一直爱着这个温柔娇小的小师妹，师父也有意从中撮合。岂知上官虹无意中与白马李三相遇，竟尔一见钟情，家中不许他俩的婚事，上官虹便跟着他跑了。史仲俊伤心之余，大病了一场，性情也从此变了。他对师妹始终余情不断，也一直没娶亲。

一别十年，想不到吕梁三杰和李三夫妇在甘凉道上相逢，更为了争夺一张地图而动起手来。他们六十余人围攻李三夫妇，从甘凉道追逐到了回疆。史仲俊妒恨交并，出手尤狠，李三背上那支长箭，就是他射的。

这时李三终于丧身大漠之中，史仲俊骑马驰来，只见上官虹孤零零的站在一片大平野上，不由得隐隐有些内疚：

“我们杀了她丈夫。从今以后，这一生中我要好好待她。”大漠上西风吹动她衣带，就跟十年以前，在师父练武场上看到她时一模一样。上官虹的兵刃是一对匹首，一把金柄，一把银柄，江湖上有个外号，叫作“金银小剑三娘子”。这时她手中却不拿兵刃，脸上露着淡淡微笑。

史仲俊心中蓦地升起了指望，胸口发热，苍白的脸上涌起了一阵红潮。他将梅花枪往马勒一搁，翻身下马，叫道：

“师妹！”



上官虹道：“李三死了！”史仲俊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师妹，我们分别了十年，我……我天天在想你。”上官虹微笑道：“真的吗？你又在骗人。”史仲俊一颗心怦怦乱跳，这个笑靥，这般娇嗔，跟十年前那个小姑娘没半点分别。他柔声道：“师妹，以后你跟着我，永远不叫你受半点委屈。”上官虹眼中忽然闪出了奇怪的光芒，叫道：“师哥，你待我真好！”张开双臂，往他怀中扑去。

史仲俊大喜，伸开手将她紧紧的搂住了。霍云龙和陈达海相视一笑，心想：“老二害了十年相思病，今日终于得偿心愿。”

史仲俊鼻中只闻到一阵淡淡的幽香，心里迷迷糊糊的。又感到上官虹的双手还抱着自己，真不相信这是真的。突然之间，小腹上感到一阵剧痛，向什么利器插了进来。他大叫一声，运劲双臂，要将上官虹推开，那知她双臂紧紧抱着他死命不放，终于两人一起倒在地下。

这一着变起仓卒，霍云龙和陈达海大惊之下，急忙翻身下马，上前抢救。扳起上官虹的身子时，只见她胸口一滩鲜血，插着一把小小的金柄匕首，另一把银柄匕首，却插在史仲俊小腹之中，金银小剑三娘子决心一死殉夫，在衣衫中暗藏双剑，一剑向外，一剑向己，史仲俊一抱着她，两人同时中剑。

上官虹当场气绝，史仲俊却一时不得毙命，想到自己命丧师妹之手，心中的悲痛，比身上的剑伤更是难受，叫道：“三弟快帮我了断，免我多受痛苦。”陈达海见他伤重难治，眼望大哥。霍云龙点点头。陈达海一咬牙，挺剑对准了史仲俊的心口刺入。

霍云龙叹道：“想不到金银小剑三娘子竟然这般烈性。”这时手下一名骠头驰马来报：“白马李三的尸身上又搜查了一遍，没有地图。”霍云龙指着上官虹道：“那么定是在她身上。”

一番细细搜索，上官虹身上除了零碎银两、几件替换衣服之外，再无别物。霍云龙和陈达海面面相觑，又是失望，又是奇怪。他们从甘凉道上追到回疆，始终紧紧盯着李三夫妇，地图如在中途转手，决不能逃过他们数十人的眼睛，何况他夫妇舍命保图，绝无随便交给他人之理？陈达海再将上官虹小包裹中之物细细检视一遍，翻到一套小女孩的衫裤时，猛地想起，说道：“大哥，快追那小女孩！”霍云龙“哦”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不用慌，谅这女娃娃在大漠上逃得到那里？”左臂一挥，叫道：“留下两人把史二爷安葬了，余下的跟我来！”一提马缰，当先驰去。蹄声杂沓，吆喝连连，百余匹马追了下去。

那小女孩驰出已久，这时早在二十余里之外。只是在平坦无垠大漠之上，一眼望去看得十余里远近，那小女孩虽已逃远，时间一长，终能追上。果然赶到傍晚，陈达海忽然大声欢呼：“在前面！”

只见远远一个黑点，正在天地交界处移动。那白马虽然神骏，但自朝至晚足不停蹄的奔跑，终于也支持不住了。霍云龙和陈达海不住掉换生力坐骑，渐渐追近。

小女孩李文秀伏在白马背上，心力交疲，早已昏昏睡去。她一整天不饮不食，在大沙漠的烈日之下晒得口唇都焦了。白马甚有灵性，知道后面追来的敌人定将不利于小主人，迎着血也似红的夕阳，奋力奔跑。之间，前足提起，

长嘶一声，它嗅到了一股特异的气息，嘶声中隐隐有恐惧之意。

霍云龙和陈达海武功精湛，长途驰骋，原不在意，但这时两人都感到胸口塞闷，气喘难当，霍云龙道：“兄弟，好像有点不对！”陈达海游目四顾，打量周遭情景，只见西北角上血红的夕阳之旁，升起一片黄蒙蒙的云雾，黄云中不住的有紫色的光芒闪动，景色奇丽，生平从未见过。

那黄云迅速铺开，还不到一顿饭时分，已将半边天都遮住了。这时马队中数十人个个汗如雨下，气喘连连。陈达海道：“大哥，像是有大风沙。”霍云龙道：“不错，快追，先把女娃娃捉到，再想法躲……”一句话未必，突然一股疾风刮起，带着一大片黄沙，只扑得他满口满鼻都是沙土，下半截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大漠上的风沙说来便来，霎时间大风卷天而至。七八人身子晃动，都被大风吹下马来。霍云龙大叫：“大伙儿下马，围拢来！”

众人力抗风沙，将一百多匹健马拉了过来，围成一个大圈子，人马一齐卧倒。各人手挽着手，靠在马腹之下，疾风带着黄沙吹在脸上，有如刀割一般，脸上手上，登时起了一条条血痕。

这一队人虽然人马众多，但在无边无际的大沙漠之中，在那遮天铺地的大风沙下，便如大海中的一叶小舟一般，只能听天由命，全无半分自主之力。

风沙越刮越猛，人马身上的黄沙越堆越厚……

连霍云龙与陈达海那样什么也不怕的剽悍汉子，这时在天地变色的大风暴威之下，也只有战栗的份儿。两人心底

同时闪过一个念头：“没来由的要找什么高昌迷宫，从山西巴巴的赶到这大沙漠中来，却葬身在这儿。”

大风呼啸着，像千千万万个恶鬼在同时发威。

大漠上的风暴呼啸了一夜，直到第二天早晨，才渐渐的平静了下来。

霍云龙和陈达海从黄沙之中爬起身来，检点人马，总算损失不大，死了两名伙伴，五匹马。但人人都已熬得筋疲力尽，更糟的是，白马背上的小女孩不知到了何处，十九是葬身在这风沙中了，身负武功的粗壮汉子尚且抵不住，何况这样娇嫩的一个小女孩儿。

众人在沙漠上生火做饭，休息了半天，霍云龙传下令：“谁发现白马和小女孩的踪迹，赏黄金五十两！”跟随他来到回疆的，个个是晋陕甘凉一带江湖豪客，出门千里只为财，五十两黄金可不是小数目。众人欢声呼啸，五十多人在莽莽黄沙上散了开去，像一面大扇子般：“白马，小女孩。五十两黄金！”每人心中，都在转着这三个念头。

有的人一直向西，有的向西北，有的向西南，约定天黑之时，在正西六十里处会合。

领头蛇丁同胯下一匹健马，纵马向西北方冲去。他是晋威镖局中已干了十七年的镖师，武功虽然算不上如何了得，但精明干练，实是吕梁三杰手下一名极得力的助手。他一口气驰出二十余里，众同伴都已踪影不见，在茫茫的大漠中，突然起了孤寂和恐怖之感。纵马上了一个沙丘，向前望去，只见西北角上一片青绿。高耸着七八棵大柳树。在寸草不生的大沙漠中忽然见到这一大块绿洲，当真说不出的欢喜。

“这大片绿洲中必有水泉，就算没有人家，大队人马也可好将息一番。”他跨下的坐骑也望见了水草，陡然间精神百倍，不等丁同提缰催逼，泼刺刺放开四蹄，奔了过去。

十余里路程片刻即到，远远望去，但见一片绿洲，望不到边际，遍野都是牛羊。极西处搭着一个个帐篷，密密层层，的竟有六七百个。

丁同见到这种声势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他自入回疆以来，所见到的帐篷人家，聚在一起的最多不过三四十个，这样的一个大部组却是第一次见到。瞧那帐篷式样，显是哈萨克族人。

哈萨克人在回疆诸族中最为勇武，不论男女，六七岁起就长于马背上。男子人人带刀，骑射刀术，威震西陲。向来有一句话说道：“一个哈萨克人，抵得一百个懦夫；一百个哈萨克人，就可横行回疆。”

丁同曾听说过这句话，寻思：“在哈萨克的部族之中，可得小心在意。”

只见东北角的一座小山脚下，孤零零的有一座草棚。这棚屋土墙草顶，形式宛如内地汉人的砖屋，只是甚为简陋。丁同心想：“先到这小屋去瞧瞧。”纵马往小屋走去。他跨下坐骑已饿了一天一夜，忽然见到满地青草，走一步，吃两口，行得极是缓慢。

丁同提脚狠命在马肚上一踢，那马吃痛，一口气奔向小屋。丁同一斜眼，只见小屋之后系着一匹高头白马健退长鬃，正是白马李三的坐骑。他忍不住叫出声来，“白马，白马，在这儿！”心念一动，翻身下马，从靴桶中抽出一柄锋利的短刀，笼在左手衣袖之中，悄悄掩向小屋之后，正想探

想探头从窗子向屋内张望，冷不防那白马“呜哩哩……”一声长嘶，似是发觉了他。

丁同心中怒骂：“畜生！”定一定神。再度探头望窗中张去时，不料窗中有一张脸同时探了上来。丁同的鼻子刚好和他的鼻子相碰，但见这人满脸皱纹，目光炯炯。丁同大吃一惊，双足急点，倒纵出去，喝道：“是谁？”那人冷冷的道：“你是谁？到这里干什么？”说的也是汉语。

丁同惊魂略定，满脸笑容，在下姓丁名同，无意间到此，惊动了老丈。请问老丈高姓大名。”那老人道：“老汉姓计。”丁同陪笑道：“原来是计老丈，大沙漠中遇到乡亲，真是见到亲人了。在下斗胆要讨口茶喝。”计老人道：“你有多少人同来？”丁同道：“便是在下一人在此。”计老人哼了一声，似是不信，冷冷的眼光在他脸上来回扫视。丁同给他瞧得心神不定，只有强笑。

一个冷冷的斜视，一个笑嘻嘻的十分尴尬，僵持片刻。计老人道：“要喝茶，便走大门，不用爬窗子吧！”丁同笑道：“是！是！”转身绕到门前，走了进去。小屋中陈设简陋，但桌椅整洁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丈同坐下后四下打量，只见后堂转出一个小女孩来，手中捧着一碗茶。两人目光相接，那女孩吃了一惊。呛啷一声，茶碗失手掉在地下，打得粉碎。

丁同心登时心花怒放。这小女孩正是霍云龙悬下重赏要追寻之人，他见到白马后，本已有八分料到那女孩会在屋中，但斗然间见到，仍是高兴得一颗心似乎要从胸口跳了出来。

昨夜一晚大风沙，李文秀昏晕在马背之上，人事不省，

白马闻到水草气息，冲风冒沙，奔到了这绿草原上，计老人见到小女孩是汉人装束，忙把她救了下来。半夜中李文秀醒转，不见了父母，不住啼哭。计老人见她玉雪可爱，不禁大起怜惜之心，问她怎么会到大漠来，她父母是谁。李文秀说父亲叫“白马李三，”妈妈就是妈妈，后到追赶他们的恶人远远叫她“三娘子”，有的还叫“金银小剑三娘子”，到回疆来干什么，她却说不上来了。计老人喃喃的道：“白马李三，白马李三，那是横行江南的侠盗，怎地到回疆来啦？”

他给李文秀饱饱的喝了一大碗乳酪，让她睡了。老人心中，却翻来覆去的想起了十年来的往事，思潮起伏，再也睡不着了。

李文秀一觉睡到次日辰时才醒，一起身，便求计爷爷带她去寻爸爸妈妈。就在此时，两畜蛇丁同鬼鬼祟祟的过来，在窗外探头探脑，这一切全看在计老人的眼中。

李文秀手中的茶碗一摔下，计老应声走了过来。李文秀奔过去扑在他的怀里，叫道：“爷爷，他……他就是追我的恶人。”计老人抚摸着她的头发，柔声道：“不怕，不怕。他不是恶人。”李文秀道：“是的。是的。他们几十个人追我们，打我爸爸妈妈。”计老人心想：“白马李三跟我无亲无故，不知结下了什么仇家，我可不必卷入这是非圈子。”

丁同侧目打量计老人，但见他满头白发，竟无一根是黑的，身材甚是高大，只是弓腰曲背，衰老已极，寻思：“这糟老头子没一百岁，也有九十，屋中若无别人，将他一下子打晕，带了女孩和白马便走，免得夜长梦多，再生变故。”突然将手掌放在右耳旁边，作倾听之状，说道：“有人来

了。”跟着快步走到窗口。

计老人却没听到人声，但听丁同说得真切，走到窗口一望，只见原野上牛羊低头嚼草，四下力一片寂静，并无生人到来，刚问了一句：“那里有人啊？”忽听得丁同低声狞笑，头顶掌风飒然，一掌猛劈下来。

岂知计老人虽老态龙钟，身手可着实敏捷，丁同的手掌与他的头顶相距尚有数寸，他身形一侧，已滑了开去，跟着反手一勾，施展大擒拿手，将他右腕勾住了。丁同变招甚是贼骨，右手一挣没挣脱，左手前送，藏在衣袖中的匹首刺了出去，白光闪处，波的一响，匹麻锋利的刃口已刺入计老人左背。

李文秀大叫一声“啊哟！”她跟父母学过两年武功，眼见计老人中刀，扑将上去，两个小拳头便往丁同背心腰眼里打去。便在此时，计老人左手一个肘捶，捶中了丁同心口，这一捶力道奇猛，丁同低哼一声，身子软软垂下，委顿在地，口中喷血，便没气了。

李文秀颤声道：“爷爷，你……你背上的刀子……”计老人见她泪光莹然，心想：“这女孩子心地倒好。”李文秀又道：“爷爷，你的伤……我给你把刀子拔下来吧？”说着伸手去握刀柄。计老人脸色一沉，怒道：“你别管我。”扶着桌子，身子晃了几晃，颤巍巍走向内室，啪的一声，关上了板门。李文秀见他突然大怒，很是害怕，又见丁同在地上蜷缩成一团，只怕他起来加害自己，越想越怕，只身飞奔出外，但想起计老人身受重伤，无人服侍，又不忍置之不理。

她想了一想，走到室外，轻轻拍了几下，听得室中没半点声音，叫道：“爷爷，爷爷，你痛吗？”只听得计老人



粗声道：“走开，走开！别来吵我！”这声音和他原来慈和的说话大不相同，李文秀吓得不敢再说，怔怔的坐在地下，抱着头呜呜咽咽的哭起来。

忽然呀的一声，室门打开，一只手温柔地抚摸她头发，低声道：“别哭，别哭，爷爷伤的不得事。”李文秀抬起头来，见计老人脸带微笑，心中一喜，登时破涕为笑。计老人笑道：“又哭又笑，不害羞么？”李文秀把头藏在他怀里。从这老人身上，她又找到了一些亲情温暖。

计老人皱起眉头，打量了同的尸身，心想：“他跟我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忽下毒手？”李文秀关心他背伤，问道：“爷爷，你背上的伤好些了么？”她见计老人已换过了一件长袍，不知他伤得如何。

他听到李文秀重提此事，似乎适才给刺了这一刀实在可耻之极，脸上又现恼怒，粗声道：“你罗唆什么？”只听得屋外那白马嘘溜溜一声长嘶，微一沉吟，到柴房中提了一桶黄色染料出来。那是牧人在牲口身上涂染记号所用，使得各家的牛羊不至混杂，虽经风霜，亦不脱落。他牵过白马，用刷子自头至尾刷上了黄色，又去哈萨克人的帐篷中，讨了一套哈萨克男孩的旧衣服来，叫李文秀换上了。李文秀很是聪明，说道：“爷爷，你要那些恶人认不出我来，是不是？”计老人点点头，叹了口气道：“爷爷老了，唉，刚才竟给他刺了一刀。”这一次他自己提起，李文秀却不敢接口了。

计老人埋了丁同的尸体，又将他乘来的坐骑也宰了，没留下丝毫痕迹，然后坐在大门口，拿着一柄长刀，在磨刀石上不住手的磨着。